

[清] 曹雪芹 高鹗 著

红楼梦

上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
红楼梦

上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回	甄士陷梦幻识通灵	贾雨村风尘怀闺秀	/001
第 二 回	贾夫人仙逝扬州城	冷子兴演说荣国府	/009
第 三 回	托内兄如海荐西宾	接外孙贾母惜孤女	/015
第 四 回	薄命女偏逢薄命郎	葫芦僧判断葫芦案	/023
第 五 回	贾宝玉神游太虚境	警幻仙曲演红楼梦	/029
第 六 回	贾宝玉初试云雨情	刘老老一进荣国府	/038
第 七 回	送宫花贾琏戏熙凤	宴宁府宝玉会秦钟	/045
第 八 回	贾宝玉奇缘识金锁	薛宝钗巧合认通灵	/052
第 九 回	训劣子李贵承申饬	嗔顽童茗烟闹书房	/059
第 十 回	金寡妇贪利权受辱	张太医论病细穷源	/065
第 十 一 回	庆寿辰宁府排家宴	见熙凤贾瑞起淫心	/070
第 十 二 回	王熙凤毒设相思局	贾天祥正照风月鉴	/076

第十三回	秦可卿死封龙禁尉	王熙凤协理宁国府	/081
第十四回	林如海灵返苏州郡	贾宝玉路谒北静王	/087
第十五回	王凤姐弄权铁槛寺	秦鲸卿得趣馒头庵	/093
第十六回	贾元春才选凤藻宫	秦鲸卿夭逝黄泉路	/098
第十七回	大观园试才题对额	荣国府归省庆元宵	/106
第十八回	皇恩重元妃省父母	天伦乐宝玉呈才藻	/115
第十九回	情切切良宵花解语	意绵绵静日玉生香	/122
第二十回	王熙凤正言弹妒意	林黛玉俏语谑娇音	/131
第二十一回	贤袭人娇嗔箴宝玉	俏平儿软语救贾链	/137
第二十二回	听曲文宝玉悟禅机	制灯谜贾政悲谶语	/144
第二十三回	西厢记妙词通戏语	牡丹亭艳曲警芳心	/152
第二十四回	醉金刚轻财尚义侠	痴女儿遗帕惹相思	/158
第二十五回	魇魔法叔嫂逢五鬼	通灵玉蒙蔽遇双真	/166
第二十六回	蜂腰桥设言传心事	潇湘馆春困发幽情	/173
第二十七回	滴翠亭杨妃戏彩蝶	埋香冢飞燕泣残红	/181
第二十八回	蒋玉函情赠茜香罗	薛宝钗羞笼红麝串	/188
第二十九回	享福人福深还祷福	多情女情重愈斟情	/198
第三十回	宝钗借扇机带双敲	椿龄画蔷痴及局外	/207
第三十一回	撕扇子作千金一笑	因麒麟伏白首双星	/213
第三十二回	诉肺腑心迷活宝玉	含耻辱情烈死金钏	/221
第三十三回	手足眈眈小动唇舌	不肖种种大承笞撻	/227
第三十四回	情中情因情感妹妹	错里错以错劝哥哥	/233
第三十五回	白玉钏亲尝莲叶羹	黄金莺巧结梅花络	/241
第三十六回	绣鸳鸯梦兆绛芸轩	识分定情悟梨香院	/249
第三十七回	秋爽斋偶结海棠社	蘅芜院夜拟菊花题	/256
第三十八回	林潇湘魁夺菊花诗	薛蘅芜讽和螃蟹咏	/266
第三十九回	村老老是信口开河	情哥哥偏寻根究底	/273
第四十回	史太君两宴大观园	金鸳鸯三宣牙牌令	/280

第四十一回	贾宝玉品茶栊翠庵	刘老老醉卧怡红院	/290
第四十二回	蘅芜君兰言解疑癖	潇湘子雅谑补余音	/297
第四十三回	闲取乐偶攒金庆寿	不了情暂撮土为香	/305
第四十四回	变生不测凤姐泼醋	喜出望外平儿理妆	/312
第四十五回	金兰契互剖金兰语	风雨夕闷制风雨词	/319
第四十六回	尴尬人难免尴尬事	鸳鸯女誓绝鸳鸯偶	/327
第四十七回	呆霸王调情遭苦打	冷郎君惧祸走他乡	/335
第四十八回	滥情人情误思游艺	慕雅女雅集苦吟诗	/343
第四十九回	琉璃世界白雪红梅	脂粉香娃割腥啖膻	/350
第五十回	芦雪庭争联即景诗	暖香坞雅制春灯谜	/358
第五十一回	薛小妹新编怀古诗	胡庸医乱用虎狼药	/368
第五十二回	俏平儿情掩虾须镯	勇晴雯病补孔雀裘	/376
第五十三回	宁国府除夕祭宗祠	荣国府元宵开夜宴	/385
第五十四回	史太君破陈腐旧套	王熙凤效戏彩斑衣	/393
第五十五回	辱亲女愚妾争闲气	欺幼主刁奴蓄险心	/402
第五十六回	敏探春兴利除宿弊	贤宝钗小惠全大体	/410
第五十七回	慧紫鹃情辞试莽玉	慈姨妈爱语慰痴颦	/419
第五十八回	杏子阴假凤泣虚凰	茜纱窗真情揆痴理	/430
第五十九回	柳叶渚边嗔莺叱燕	绛芸轩里召将飞符	/437
第六十回	茉莉粉替去蔷薇硝	玫瑰露引出茯苓霜	/442
第六十一回	投鼠忌器宝玉瞒赃	判冤决狱平儿行权	/450
第六十二回	憨湘云醉眠芍药裯	呆香菱情解石榴裙	/457
第六十三回	寿怡红群芳开夜宴	死金丹独艳理亲丧	/469
第六十四回	幽淑女悲题五美吟	浪荡子情遗九龙佩	/479
第六十五回	贾二舍偷娶尤二姨	尤三姐思嫁柳二郎	/489
第六十六回	情小妹耻情归地府	冷二郎一冷入空门	/496
第六十七回	见土仪颦卿思故里	闻秘事凤姐讯家童	/502
第六十八回	苦尤娘赚入大观园	酸凤姐大闹宁国府	/512

第六十九回	弄小巧用借剑杀人	觉大限吞生金自逝	/520
第七十回	林黛玉重建桃花社	史湘云偶填柳絮词	/527
第七十一回	嫌隙人有心生嫌隙	鸳鸯女无意遇鸳鸯	/534
第七十二回	王熙凤恃强羞说病	来旺妇倚势霸成亲	/543
第七十三回	痴丫头误拾绣春囊	懦小姐不问累金凤	/550
第七十四回	惑奸谗抄检大观园	避嫌隙杜绝宁国府	/557
第七十五回	开夜宴异兆发悲音	赏中秋新词得佳谶	/568
第七十六回	凸碧堂品笛感凄清	凹晶馆联诗悲寂寞	/577
第七十七回	俏丫鬟抱屈天风流	美优伶斩情归水月	/585
第七十八回	老学士闲征婉媚词	痴公子杜撰芙蓉谶	/595
第七十九回	薛文起悔娶河东吼	贾迎春误嫁中山狼	/605
第八十回	美香菱屈受贪夫棒	王道士胡诌妒妇方	/610
第八十一回	占旺相四美钓游鱼	奉严词两番入家塾	/617
第八十二回	老学究讲义警顽心	病潇湘痴魂惊恶梦	/624
第八十三回	省宫闱贾元妃染恙	闹闺闱薛宝钗吞声	/633
第八十四回	试文字宝玉始提亲	探惊风贾环重结怨	/641
第八十五回	贾存周报升郎中任	薛文起复惹放流刑	/649
第八十六回	受私贿老官翻案牍	寄闲情淑女解琴书	/657
第八十七回	感秋声抚琴悲往事	坐禅寂走火入邪魔	/664
第八十八回	博庭欢宝玉赞孤儿	正家法贾珍鞭悍仆	/671
第八十九回	人亡物在公子填词	蛇影杯弓颦卿绝粒	/678
第九十回	失绵衣贫女耐嗷嘈	送果品小郎惊叵测	/685
第九十一回	纵淫心宝蟾工设计	布疑阵宝玉妄谈禅	/692
第九十二回	评女传巧姐慕贤良	玩母珠贾政参聚散	/698
第九十三回	甄家仆投靠贾家门	水月庵掀翻风月案	/706
第九十四回	宴海棠贾母赏花妖	失宝玉通灵知奇祸	/713
第九十五回	因讹成实元妃薨逝	以假混真宝玉疯癫	/722
第九十六回	瞒消息凤姐设奇谋	泄机关颦儿迷本性	/729

第九十七回	林黛玉焚稿断痴情	薛宝钗出闺成大礼	/736
第九十八回	苦绛珠魂归离恨天	病神瑛泪洒相思地	/746
第九十九回	守官箴恶奴同破例	阅邸报老舅自担惊	/752
第一百回	破好事香菱结深恨	悲远嫁宝玉感离情	/758
第一百一回	大观园月夜警幽魂	散花寺神签惊异兆	/764
第一百二回	宁国府骨肉病灾浸	大观园符水驱妖孽	/772
第一百三回	施毒计金桂自焚身	昧真禅雨村空遇旧	/777
第一百四回	醉金刚小鳅生大浪	痴公子余痛触前情	/784
第一百五回	锦衣军查抄宁国府	驷马使弹劾平安州	/791
第一百六回	王熙凤致祸抱羞惭	贾太君祷天消祸患	/797
第一百七回	散余资贾母明大义	复世职政老沐天恩	/803
第一百八回	强欢笑蘅芜庆生辰	死缠绵潇湘闻鬼哭	/810
第一百九回	候芳魂五儿承错爱	还孽债迎女返真元	/817
第一百十回	史太君寿终归地府	王凤姐力诤失人心	/826
第一百十一回	鸳鸯女殉主登太虚	狗彘奴欺天招伙盗	/833
第一百十二回	活冤孽妙姑遭大劫	死讎仇赵妾赴冥曹	/841
第一百十三回	忏宿冤凤姐托村妪	释旧憾情婢感痴郎	/848
第一百十四回	王熙凤历幻返金陵	甄应嘉蒙恩还玉阙	/855
第一百十五回	惑偏私惜春矢素志	证同类宝玉失相知	/860
第一百十六回	得通灵幻境悟仙缘	送慈柩故乡全孝道	/867
第一百十七回	阻超凡佳人双护玉	欣聚党恶子独承家	/874
第一百十八回	记微嫌舅兄欺弱女	惊谜语妻妾谏痴人	/882
第一百十九回	中乡魁宝玉却尘缘	沐皇恩贾家延世泽	/890
第一百二十回	甄士隐详说太虚情	贾雨村归结红楼梦	/900

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

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借“通灵”说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，故曰“甄士隐”云云。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？自己又云：“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较去，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。我堂堂须眉，诚不若彼裙钗，我实愧则有余，悔又无益，大无可如何之日也！当此日，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，锦衣纨绔之时，饫甘餍肥之日，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负师友规训之德，以致今日一技无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集，以告天下；知我之负罪固多，然闺阁中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护己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所以蓬牖茅椽，绳床瓦灶，并不足妨我襟怀；况那晨风夕月，阶柳庭花，更觉得润人笔墨。我虽不学无文，又何妨用假语村言，敷演出来，亦可使闺阁昭传，复可破一时之闷，醒同人之目，不亦宜乎？故曰‘贾雨村’云云。更于篇中间用‘梦’‘幻’等字，却是此书本旨，兼寓提醒阅者之意。”

看官：你道此书从何而起？说来虽近荒唐，细玩颇有趣味。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、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，单单剩下一块未用，弃在青埂峰下。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自去自来，可大可小，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，不得入选，遂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。

一日，正当嗟悼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，远远而来，生得骨格不凡，丰

神迥异，来到这青埂峰下，席地坐谈。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，且又缩成扇坠一般，甚属可爱；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“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！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，须得再镌上几个字，使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，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、诗礼簪缨之族、花柳繁华地、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。”石头听了大喜，因问：“不知可镌何字？携到何方？望乞明示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。”说毕，便袖了，同那道入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向何方。

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块大石，上面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是无才补天、幻形入世，被那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携入红尘、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；上面叙着堕落之乡、投胎之处，以及家庭琐事，闺阁闲情，诗词谜语，倒还全备。只是朝代年纪，失落无考。后面又有一偈云：

无才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

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倩谁记去作奇传？

空空道人看了一回，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，遂向石头说道：“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来，有些趣味，故镌写在此，意欲闻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，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；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、理朝廷、治风俗的善政，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我纵然抄去，也算不得一种奇书。”石头果然答道：“我师何必太痴！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，无非假借‘汉’‘唐’的名色，莫如我这石头所记，不借此套，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，反倒新鲜别致。况且那野史中，或讪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最易坏人子弟。至于才子佳人等书，则又开口‘文君’，满篇‘子建’，千部一腔，千人一面，且终不能不涉淫滥。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，如戏中的小丑一般。更可厌者，‘之乎者也’，非理即文，大不近情，自相矛盾。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观其事迹原委，亦可消愁破闷；至于几首歪诗，也可以喷饭供酒。其间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俱是按迹循踪，不敢稍加穿凿，至失其真。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，或避事消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不但是洗旧翻新，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，不更去谋虚逐妄了。我师意为如何？”

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这《石头记》再检阅一遍，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，亦只是实录其事，绝无伤时诲淫之病，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，闻世传奇。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

空，遂改名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东鲁孔梅溪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，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又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；并题一绝。——即此便是《石头记》的缘起。诗云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

《石头记》缘起既明，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，看官请听——

按那石上书云：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有个姑苏城，城中阊门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内有个仁清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狭窄，人皆呼作“葫芦庙”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姓甄名费，字士隐，嫡妻封氏，性情贤淑，深明礼义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。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每日只以观花种竹、酌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物。只是一件不足，年过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，年方三岁。

一日炎夏永昼，士隐于书房闲坐，手倦抛书，伏几盹睡，不觉朦胧中走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谈，只听道人问道：“你携了此物，意欲何往？”那僧笑道：“你放心！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，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，趁此机会，就将此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经历历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，但不知起于何处？落于何方？”那僧道：“此事说来好笑。只因当年这个石头，娲皇未用，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，各处去游玩，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，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，因留他在赤霞宫中，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。他却常在西方灵河岸上行走，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‘绛珠仙草’，十分娇娜可爱，遂日以甘露灌溉，这‘绛珠草’始得久延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甘露滋养，遂脱了草木之胎，幻化人形，仅仅修成女体，终日游于‘离恨天’外，饥餐‘秘情果’，渴饮‘灌愁水’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，常说：‘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，他若下世为人，我也同去走一遭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还得过了。’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，造历幻缘；那‘绛珠仙草’也在其中。今日这石正该下世，我来特地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，给他挂了号，同这些情鬼下凡，一了此案。”那道人道：“果是好笑，从来不闻有‘还泪’之说。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吾意。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，将这‘蠢物’交割清楚，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，你我再去。——

如今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”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”

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“二位仙师请了。”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，士隐因说道：“适闻仙师所谈因果，实人世罕闻者；但弟子愚拙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开痴顽，备细一闻，弟子洗耳谛听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沦之苦了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此乃玄机，不可预泄。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”士隐听了，不便再问，因笑道：“玄机固不可泄露，但适云‘蠢物’，不知为何？或可得见否？”那僧说：“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”说着取出递与士隐。

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“通灵宝玉”四字。后面还有几行小字，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“已到幻境”，就强从手中夺了去，和那道人竟过了一座大石牌坊，上面大书四字，乃是“太虚幻境”。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：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

士隐意欲也跟着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若山崩地陷，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看时，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梦中之事，便忘了一半。又见奶母抱了英莲走来，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，抱在怀中，逗他玩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：那僧癞头跣足，那道跛足蓬头，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及到了他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僧便大哭起来，又向士隐道：“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、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？”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睬他。那僧还道：“舍我罢！舍我罢！”士隐不耐烦，便抱着女儿转身才要进去，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句言词，道是：

惯养娇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淅淅。

好防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。

士隐听得明白，心中犹豫，意欲问他来历，只听道人说道：“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营生去罢，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，同往太虚幻境销号。”那僧道：“最妙，最妙！”说毕，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。士隐心中此时自忖：这两个人必有来历，很该问他一问，如今后悔却已晚了。

这士隐正在痴想，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、表字时飞、别号雨村的走来。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，也是诗书仕宦之族，因他生于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乡无益，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。自前岁来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文作字为生，故士隐常与他交接。当下雨村见了士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“老先生倚门仁望，敢街市上有甚新闻么？”士隐笑道：“非也，适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的很，贾兄来得正好。请入小斋，

彼此俱可消此永昼。”说着，便令人送女儿进去，自携了雨村，来至书房中，小童献茶，方谈得三五句话，忽家人飞报：“严老爷来拜。”士隐慌忙起身谢道：“恕诿驾之罪，且请略坐，弟即来奉陪。”雨村起身也让道：“老先生请便。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”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。

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，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，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儿，生的仪容不俗，眉目清秀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也有动人之处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儿，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敝巾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厚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方腮。这丫鬟忙转身回避，心下自想：“这人生的这样雄壮，却又这样褴褛，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，想他定是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，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，每每有意帮助周济他，只是没什么机会。”如此一想，不免又回头一两次。雨村见他回头，便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遂狂喜不禁，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，风尘中之知己。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。士隐待客既散，知雨村已去，便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到了中秋佳节，士隐家宴已毕，又另具一席于书房，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。

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丫鬟曾回顾他两次，自谓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，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

未卜三生愿，频添一段愁。

闷来时敛额，行去几回头。

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俦？

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

雨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云：

玉在匣中求善价，钗于奁内待时飞。

恰值士隐走来听见，笑道：“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！”雨村忙笑道：“不敢，不过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期过誉如此。”因问：“老先生何兴至此？”士隐笑道：“今夜中秋，俗谓‘团圆之节’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无寂寥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斋一饮，不知可纳芹意否？”雨村听了，并不推辞，便笑道：“既蒙谬爱，何敢拂此盛情。”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了。

须臾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，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酌慢饮，渐次谈至兴浓，不觉飞觥献酬起来。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笙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凝辉，二人愈添豪兴，酒到杯干。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兴不禁，乃对月寓怀，口占一绝云：

时逢三五便团圆，满把清光护玉栏。

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

士隐听了大叫：“妙极！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飞腾之兆已见，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了。可贺，可贺！”乃亲斟一斗为贺。雨村饮干，忽叹道：“非晚生酒后狂言，若论时尚之学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，只是如今行李路费，一概无措，神京路远，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得。”士隐不待说完，便道：“兄何不早言，弟已久有此意，但每遇兄时，并未谈及，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如此，弟虽不才，义利二字，却还识得。且喜明岁正当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，春闱一捷，方不负兄之所学。其盘费余事，弟自代处置，亦不枉兄之谬识矣。”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，又云：“十九日乃黄道之期，兄可即买舟西上，待雄飞高举，明冬再晤，岂非大快之事！”雨村收了银衣，不过略谢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谈笑。那天已交三鼓，二人方散。

士隐送雨村去后，回房一觉，直至红日三竿方醒，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写荐书两封与雨村带至都中去，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身之地，因使人过去请时，那家人回来说：“和尚说：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，说：‘读书人不在黄道、黑道，总以事理为要，不及面辞了。’”士隐听了，也只得罢了。

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倏忽又是元宵佳节。士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，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解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，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，那有英莲的踪影？急的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，那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

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好，再使几人去找寻，回来皆云影响全无。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去，何等烦恼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顾性命。看看一月，士隐已先得病，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构疾，日日请医问卦。

不想这日三月十五，葫芦庙中炸供，那和尚不小心，油锅火逸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，也是劫数应当如此，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“火焰山”一般。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了，如何救得下，直烧了一夜方息，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成了一堆瓦砾场了。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，急的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。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住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贼盗蜂起，官兵剿捕，田庄上又难以安身。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，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，投他岳丈家去。

他岳丈名唤封肃，本贯大如州人氏，虽是务农，家中却还殷实。今见

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，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产的银子在身边，拿出来托他随便置买些房地，以为后日衣食之计。那封肃便半用半赚的，略与他些薄田破屋，士隐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强支持了一二年，越发穷了。封肃见面时，便说些现成话儿，且人前人后，又怨他不会过，只一味好吃懒做。士隐知道了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唬，急忿怨痛，暮年之人，那禁得贫病交攻，竟渐渐的露出了那下世的光景来。可巧这日拄了拐扎挣到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狂落拓，麻鞋鹑衣，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：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！

古今将相在何方：荒冢一堆草没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！

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娇妻忘不了！

君生日时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！

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子孙谁见了？

士隐听了，便迎上来道：“你满口说些什么？只听见些‘好了’‘好了’”。那道人笑道：“你若果听见‘好了’二字，还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；若不了，便不好；若要好，须是了。我这歌儿便叫《好了歌》。”士隐本是有夙慧的，一闻此言，心中早已悟彻，因笑道：“且住，待我将你这《好了歌》注解出来何如？”道人笑道：“你就注解。”士隐乃说道。

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。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今又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、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，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，银满箱，转眼乞丐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那知自己归来丧？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作强梁。择青梁，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！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。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。

那疯跛道人听了，拍掌大笑道：“解得切！解得切！”士隐便说一声“走罢”，将道人肩上的搭裢抢过来背上，竟不回家，同着疯道人飘飘而去。

当下哄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封氏闻知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只得与父亲商议，遣人各处访寻。那讨音信？无奈何，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，主仆三人，日夜作些针线，

帮着父亲用度。那封肃虽然每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

这日，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，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：“新太爷到任了！”丫鬟隐在门内看时，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过去，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来了。那丫鬟倒发了个怔，自思：“这官儿好面善，倒像在那里见过的。”于是进入房中，也就丢过，不在心上。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，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，许多人乱嚷，说：“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问话。”封肃听了，唬得目瞪口呆。不知有何祸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

却说封肃听见公差传唤，忙出来陪笑启问，那些人只嚷：“快请出甄爷来。”封肃忙陪笑道：“小人姓封，并不姓甄。只有当日小婿姓甄，今已出家一二年了。不知可是问他？”那些公人道：“我们也不知什么‘真’‘假’，既是你的女婿，就带了你去面禀太爷便了。”大家把封肃推拥而去，封家各各惊慌，不知何事。

至二更时分，封肃方回来，众人忙问端的。“原来新任太爷姓贾名化，本湖州人氏，曾与女婿旧交，因在我家门首看见娇杏丫头买线，只说女婿移住此间，所以来传。我将缘故回明，那太爷感伤叹息了一回。又问外孙女儿，我说看灯丢了。太爷说：‘不妨，待我差人去，务必找寻回来。’说了一回话，临走又送我二两银子。”甄家娘子听了，不觉感伤。一夜无话。

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、四匹锦缎，答谢甄家娘子。又一封密书与封肃，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。封肃喜得眉开眼笑，巴不得去奉承太爷，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，当夜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衙内去了。雨村欢喜，自不必言。又封百金赠与封肃，又送甄家娘子许多礼物，令其且自过活，以待访寻女儿下落。

却说娇杏那丫头，便是当年回顾雨村的，因偶然一看，便弄出这段奇缘，也是意想不到之事。谁知他命运两济，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，只一年，便生一子。又半载，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，雨村便将他扶作正室夫人。正是：

偶因一回顾，便为人上人。

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，大比之期，十分得意，中了进士，选入外班，今已升了本县太爷。虽才干优长，未免贪酷；且恃才侮上，那同寅皆侧目而视。不上一年，便被上司参了一本，说他貌似有才，性实狡猾；又题了一两件狗屁蠢役、交结乡绅之事。龙颜大怒，即命革职。部文一到，本府各官无不喜悦。那雨村虽十分惭愧，面上却全无一点怨色，仍是嘻笑自若，交代过了公事，将历年所积的宦囊，并家属人等，送至原籍安顿妥当了，却自己担风袖月，游览天下胜迹。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方，闻得今岁盐政点的是林如海。

这林如海姓林名海，表字如海，乃是前科的探花，今已升兰台寺大夫，本贯姑苏人氏，今钦点为巡盐御史，到任未久。原来这林如海之祖，也曾袭过列侯的，今到如海，业经五世。起初只袭三世，因当今隆恩盛德，额外加恩，至如海之父，又袭了一代。到了如海，便从科第出身。虽系世禄之家，却是书香之族。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，人丁有限，虽有几门，却与如海俱是堂族，没甚亲支嫡派的。今如海年已五十，只有一个三岁之子，又于去岁亡了，虽有几房姬妾，奈命中无子，亦无可如何之事。只嫡妻贾氏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岁，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。见他生得聪明俊秀，也欲使他识几个字，不过假充养子，聊解膝下荒凉之叹。

且说贾雨村在旅店偶感风寒，愈后又因盘费不继，正欲得一个居停之所，以为息肩之地，偶遇两个旧友，认得新盐政，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，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。这女学生年纪幼小，身体又弱，工课不限多寡，其余不过两个伴读丫鬟，故雨村十分省力，正好养病。

看看又是一载有余。不料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病而亡，女学生奉侍汤药，守丧尽礼，过于哀痛，素本怯弱，因此旧病复发，有好些时不曾上学。雨村闲居无聊，每当风日晴和，饭后便出来闲步。这一日偶至郊外，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，信步至一山环水漩、茂林修竹之处，隐隐有座庙宇，门巷倾颓，墙垣剥落，有额题曰“智通寺”，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云：

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。

雨村看了，因想道：“这两句文虽甚浅，其意则深，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，倒不曾见过这话头，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，也未可知，何不进去一访？”走入看时，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，雨村见了，却不在意，及至问他两句话，那老僧既聋且昏，又齿落舌钝，所答非所问。

雨村不耐烦，仍退出来，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，以助野趣，于是移步行来。刚入肆门，只见座上吃酒之客，有一人起身大笑，接了出来，口内说：“奇遇！奇遇！”雨村忙看时，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贸易姓冷号子兴的，旧日在都相识。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，这子兴